

Tong Nian

Tong Nian

童年

高尔基 / 著
唐丰 / 译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

目 录

第一章	背井离乡	1
第二章	回首往事	14
第三章	茨冈之死	30
第四章	灾难降临	55
第五章	旧事重提	73
第六章	不肖之子	89
第七章	各有上帝	99
第八章	无缘再见	115
第九章	童叟之间	135
第十章	家有难事	151
第十一章	魂牵梦绕	171
第十二章	冤家夫妻	182
第十三章	走向人间	194

第一章 背井离乡

爸爸快不行了。

他四肢无力地瘫在地板上，一身白惨惨的衣服让人看了心里直发凉。他那张脸更是可怕，双眼紧闭，似乎是被魔鬼夺走了眼珠子，死灰死灰的脸庞已变了形，嘴巴歪斜着，牙龇了出来。

妈妈拿过那把破旧的小梳子——我常用它刮西瓜皮——给爸爸梳理零乱的头发。她跪在爸爸身边，满脸是泪，两眼红肿，嘴里发出低低的哭嚎。

姥姥也哭成了泪人，她用颤抖的手一边不停地抚摸着我一直把我推到爸爸跟前。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我心里特别害怕，我当时甚至都不敢把手伸给那就要离世的爸爸。

姥姥哽哽咽咽地对我说：

“再见最后一面吧，你爸这就走了，永远走了，他还这么年轻……”

说实话，我一向都听姥姥的话，她在我心目中是非常可信非常可爱的。可这一次我有点儿犹豫了。

忽然之间，一件往事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一次，我病了，病得特别厉害，爸爸没白没黑夜地守着我。可后来，姥姥就替换了爸爸。

我十分奇怪地问她：

“你从哪儿来？”“我从尼日尼来，坐着船，对了，水上是不能走人的，知道吗？”她认真地说着。

我听了更是百思不得其解。我见过的人也不算少了，我家楼上住有波斯人，他们长着大胡子；楼下是倒羊皮的商贩，他叫卡尔麦克，是个老头儿。我经常去他们那里玩，不过，他们好像没有坐过船，因为从没跟我说过水上的事情。

姥姥平时总叫我小家伙。我也总是问她：

“什么是小家伙？”

她便一本正经地回答：

“小家伙——就是爱问这问那的孩子。”随后，她便忍不住地笑个不停。

就这样，姥姥成了我最最喜欢的人。我心里总是默默地盼着她能带我远走高飞，永远离开这个苦难的家……

而今天我突然就有了不祥的预感。

单就妈妈的哭来说就非同寻常。她平日里总是利利落落、默默不语的，遇到什么事儿都能处理得妥妥当当。可今天却一反常态，头发零乱，衣着不整，身子佝偻着，再没有往日的精神了。

妈妈只顾给爸爸梳头，泪水簌簌而下。

我站在妈妈身后，下意识地等待着看她一眼，可妈妈根本就顾不上我。

门外有些看热闹的，七嘴八舌地发出同情的感叹。

警察来了，高声催促道：

“甭哭了，料理后事吧！”

就在这时，忽然来了一阵冷风，挂在窗子上的黑披肩飘了起来，伴着一种颤抖的声响。我一下子就记起了那次跟爸爸去划船的经历。

那是一次特别有趣的活动，可正当我们玩得十分高兴的时候，天上响了一声惊雷——咔叭——把我吓得大叫起来。爸爸却被逗乐了，他亲热地用大腿夹住我，愉快地安慰我：

“儿子，甭怕，有爸在！”

我从内心感到一种温暖一种力量——是的，那是父亲的温暖父亲的力量……而如今父亲没了……

妈妈放下梳子，吃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可是因为过度悲伤，她没站稳，一下子又倒在了地板上。

只见她头发杂乱、脸色黑青、双眼紧闭，仿若死人一般。然而，她的嘴角动了动：

“阿列克塞！出去，关上门。”

姥姥也冲着门外喊：

“走开吧，看在基督的份上，快点儿！她不是闹病，是生孩子……”

我知趣地躲到摆在墙角的衣箱后面。

妈妈高一声低一声地哼着，好像是特别疼，在地上滚来滚去。姥姥紧紧地护着妈妈，尽管有点忙乱，但看上去也有点欢喜，她不住地念叨：

“圣母保佑，圣母保佑！我的好闺女，挺住啊，瓦留莎，挺住！”

我哪里见过这般情景！祈祷与呻吟、期待与痛苦、死亡与出生偏偏就碰到了一起。一边是就要咽气的爸爸，一边却又是马上就生产的妈妈。窄窄的屋子里充满了不尽的哀愁与可怕，对我这样一个小孩子来说，那种感受真是无法形容。

妈妈和姥姥在地上又滚又爬，爸爸却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她们，他两眼大睁着，脸上还挂着一种无以言表的笑容……

我几乎要怕死了。

天啊！

忽的，一声响亮的啼哭打破了黑暗。

“哦——又是个儿子！我的上帝。”姥姥的话语里充满了

胜利般的喜悦。

接下来，屋子里点起了蜡烛，仿佛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不过我已经困乏得不行了，倒头就睡着了。

爸爸的棺材被安放到墓穴里，我和大人们都站在坟地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哀伤紧紧地笼罩着这个不大的土丘。

雨不停地下着，不一会，坟坑里就灌满了水。不知从哪儿跳过来几只青蛙，偏偏落在了棺盖上。

姥姥搂着我默不作声，她的头巾已经哭湿了。

警察有点儿不耐烦了：

“快点儿埋吧，别磨蹭了！”

那两个雇来的帮工赶紧抄起铁锹挖土，一锹一锹的黄土伴着雨水落在棺材上，噗，噗——那种声响暗含着凄苦与痛楚。

青蛙们受了惊，拼命往上跳，可跳来跳去还是跳不出来。

“阿列克塞，咱们走吧。”姥姥拉着我的手，使劲拽我。然而，我不想走，我想亲眼看着他们把坟埋好。

“怎么这样呢？我的上帝呀！”姥姥不住地埋怨着，既像说给上帝，又像说给我。

雨渐渐地小了，天空似乎要开晴了，风从背后刮了过来。

那两个帮工低着头沉默地干着活，铁锹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

坟终于堆好了。

我们只好离开坟地了。姥姥牵着我的手，我们快步往前走，把那些黑色的十字架甩在了身后。

“孩子，想哭就哭，别憋在心里。”姥姥劝慰我。

“我才不哭呢！”我很直率地回答。

“噫——不哭，不哭也好。”

我从小就不爱哭，不管是这儿疼那儿疼的，还是被打了被

骂了，轻易不掉泪。当然，有时候受了挺大的委屈，也悄悄地哭鼻子，可每每总要被爸爸笑话——他会刮着脸腮羞我；而妈妈则拉下脸来骂我：哭什么哭？男子汉，动不动就哭还行？要坚强！

姥姥领着我上了一辆马车，马车不大，也很破旧。从车上望过去，宽宽的街道又脏又乱，两旁的红砖房神秘莫测。这时，我突然又记起被埋在坟里的那些青蛙：

“姥姥，它们还能出来吗？”

“不能了，不过，上帝准会帮助它们的。”

姥姥总是这么相信上帝，每当她说到上帝时，她的口气就十分坚定——这是我自己感觉出来的。爸爸妈妈就不爱提到上帝。

埋葬了爸爸之后，我们就搬走了。

姥姥、妈妈和我坐上了一艘轮船——是的，现在我家就剩下我们三口儿相依为命了——刚刚出生的小弟弟死了，他的尸体被白布红带包裹着。看着他，我说不清是可怜还是庆幸。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也许活着还真不如死掉……

我的屁股底下垫了一个大包袱，所以我得以望见舷窗之外的情景。

灰暗的水面不停地流动着，浑浊的浪花纷至沓来，许多泡沫堆集在船边……正当我聚精会神地望着外面的时候，一大束浪头劈头盖脸地砸到了舷窗上，哗——啪——吓得我直眨眼，立马就跳了下来。

“嗨，别怕，别怕，孩子，没事儿。”

姥姥一边哄我一边又把我抱到包袱上。我鼓起勇气重新观看水面上的浪花。

灰蒙蒙的雾缭绕不散，如同神奇的魔鬼，你进它退，你退

它进,跟你玩着一种心怀叵测的游戏。远处的陆地早已模糊不清了,即使你的眼力再好,也只能是看到一个小小的黑点儿在左右飘移。

船身在一个劲地颤动,我们也都跟着颤动。只有妈妈稳稳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她闭着眼睛,脸色苍白,就像病了一样。自从爸爸和弟弟死了之后,她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经常呆站着出神,从不和别人搭话。

姥姥则反反复复地劝她:

“瓦莉娅,你多少得吃点儿,身体要紧,想开些。”

可妈妈依然是不吃不喝不说话。

姥姥有点儿急了,说话的声调也高了:

“怎么就不听人劝呢?”不过,她的表情倒是怯怯的,似乎是怕妈妈恼了。

其实,姥姥是个非常和蔼的老人,她平时说话总是细声慢语的,特别是对我,那真是耐心至极、无微不至。

沉默了老半天的妈妈突然就直着嗓子问:

“萨拉多夫?就那个水手?!”

我们一下子都愣了,谁也没有反应过来。她在找谁?

就在这个当口,进来一个老者,他身穿蓝色的衣服,满头白发,手里提了一只不大的木盒子。

当姥姥把小弟弟的尸体放进这个木盒子时,我才恍然大悟。

就这样,姥姥深情地抱起木盒子,一步一步地朝舱门走去。由于姥姥太胖,再加上她还抱了东西,所以她几乎出不了舱门了。

妈妈生气地跨上前去:

“妈,给我吧!”随后,她一伸手就抱过了那个装着弟弟的木盒子。

妈妈和姥姥前后脚出去了。船舱里只有我和那个蓝衣服的老者了。他见我一个劲地打量他，便跟我搭话：

“哦——小家伙，死的是你弟弟吧？”

“你是干什么的？”

“水手。”

“那萨拉多夫是谁？”

“哦，萨拉多夫是个城市。瞧，能看见了。”他朝窗外指了指。

我赶紧转过头来。果不其然，浓雾中出现了一片黑影子，就好像一块熏黑了的大面包。

“我姥姥她们去哪儿了？”

“去埋你弟弟了。”

“是埋在水里，还是埋在土里？”

“当然得埋在土里呀。”

我便跟他说起埋我爸爸时的那两只青蛙，他听了就抱起我来，不停地亲我：

“喔，孩子，等你大了就明白这一切了；别再心疼那些青蛙了，还是多心疼心疼你妈妈吧，她呀，瘦得都脱了人形了……”

呜——呜——

船上的汽笛响了，我禁不住打了个冷战。

老水手放下我，一边朝外跑一边自言自语：

“不早了，不早了。”

我好生奇怪，也就跟他往外跑。

过道里很昏暗，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只有那楼梯扶手上的铜片闪出寒光，我的心里顿时就紧张起来。

到了上边，我才看见了下船的人们，他们都大包小包的，行色匆匆。于是，我也赶紧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当我走过甲板就要往踏板上迈时，有人高声盘问：

“嘿！你是谁家的孩子？”

“我不知道。”

很多的人围上来了，好像遇到怪物一样端详起我来了，有的还伸出手摸我的头拍我的肩膀。我有点儿发窘了，不知道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那个老水手跑了过来，他伸手把我抱在怀里，并向周围的人解释：

“这是个苦命的孩子，从阿斯特拉罕过来……”

之后，他就把我抱回船舱，而且把我高高地放到行李垛上，生怕我再跑了似的。他黑着脸说：

“要是再乱跑，我就打折你的小腿儿！”

我只好从命了。

等舱顶上的脚步声、嘈杂声都消失了之后。我发觉船身也不再颤动了，舷窗之外是一堵黑乎乎、湿漉漉的石头墙，看上去怪可怕的。

我实在是坐不住了，便气喘嘘嘘地爬下行李垛，蹑手蹑脚地去开舱门。可是，那粗大结实的铜把手纹丝不动。

我真的急了，抓过牛奶瓶子就朝着门把手砸。哗啦——瓶子当下就碎了，粘乎乎的牛奶顺着我的胳膊流到腿上，又从腿上流进靴子，然而，那门仍是打不开。我无可奈何地趴在行李上，心里又恼又急，这下子终于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

就这样，我默默地哭着，也不知道哭到什么时候，我睡着了。

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轮船又在行驶之中了。对着明亮的舷窗，姥姥正在梳头。她的双眉紧锁，脸色十分难看，好像在发愁。

我悄悄地端详着姥姥。她的头发又多又长，从肩膀一直牵拉到膝盖，每梳一次，她都得先用一只手把那绺头发挽起

来，然后再用另一只手拿着小木梳由上往下地拢。

我禁不住又问姥姥头发为什么这么长。她仍是很耐心很温和地告诉我：

“咳，因为上帝要给我罪受；看看，多受罪！梳一次头发能累死人！要是少点儿、短点儿该多好呀。唉，年轻的时候，头发多是好，那是宝贝！少年爱发嘛。可现在，它真成了我的累赘了……哎，孩子，你再睡会儿吧，天儿还早着呢，这不，太阳才出来。”

“不，我不睡了”

“不睡就不睡吧，起来也好。”姥姥一边答应着一边编她的发辫，同时又端详了一会儿仍熟睡在沙发上的妈妈。

“我正要问你呢，你昨天为什么把牛奶瓶打碎了？哎，小点儿声。”她的口气非常和顺，两只黑色的眼睛也闪烁出信任的光芒，仿佛是在对好朋友谈心，而决不是在审问坏孩子。

我亲爱的、我敬爱的姥姥就是这么一个善解人意、和蔼可亲的老人。我永生不会忘怀她那温和的脸，她那光明的笑容，她那面对生活的勇气以及她那无私而又博大的爱。

是的，姥姥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时光飞逝，岁月无情，四十年后，我依然能清楚地记起姥姥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她老人家陪着我们母子乘船去尼日尼的情景，至今还让我历历在目。是啊，那几天的日子是多么晴朗多么快乐的日子呀！

姥姥几乎天天领我到甲板上玩，我们一同端详伏尔加河的流水，我们一同观看两岸的浓浓秋色，我们一同仰望秋高气爽、空明澄澈的天宇……

河水是那么碧蓝，轮船是那么轻快，秋风是那么爽朗，心情是那么愉悦……

“嘿——多好看呀！”姥姥经常发出这样的感慨。她在甲

板上不停地走着，满脸都是笑容，眼睛里也有说不出的喜悦。

有时，她忽然就望着河岸不动了，一双眼睛大睁着，还噙着晶莹的泪花。

我好奇地盯着她，冷不丁地拽一下她的黑裙子。

“哎哟——我怎么就给睡着了呢？”她总是这么怪自己。

“你眼里有泪，哭了吧？”

“傻孩子，姥姥没哭，姥姥是因为太高兴才流泪的。”

我更加不解了。

“好孩子，你知道我多大了吗？我都六十啦。老啦！”

每当这时候，她就要嗅一嗅鼻烟了，接下来，她便给我讲故事。有好人、有坏人、有强盗、有魔鬼……故事从她嘴里出来非常自然非常真实，就好像是她亲眼看见过似的，她的眼神是那么亲切，她的语调是那么动听。

我好像永远也听不够她的故事，总是缠着她，让她讲完一个再讲一个。

“好好好，那就再讲一个。”姥姥从不拒绝我。

“从前呵，有这么一个灶王爷，他整天坐在炉子里，忽然就有一次，他的脚心被面条给扎住了，嚯，疼得他直叫唤：‘哎哟哟，疼死我啦，疼死我啦，小耗子！’”讲到这，姥姥便真的表演起来，她抬起一只脚，好像自己就是那被扎了脚心的灶王爷。

姥姥是个讲故事的天才，不仅我爱听她讲故事，就连那些人高马大的水手也爱听。他们总是津津有味地围在姥姥周围，有时候听得全神贯注，有时候也是一再请求：

“就给我们再讲一个吧！”

有时候，这些水手们为了表示感谢，还特意请我们一块儿去吃饭。他们热情地给姥姥喝伏特加，给我吃西瓜、香瓜等。

至于说到吃水果，那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船上有一个十分严厉的人专门禁止大家吃水果，他一见谁在吃水果

就立马夺过来扔到河里。他整天都喝得醉醺醺的，身上随随便便地穿着件有铜扣的制服，在船上逛来逛去。事实上，谁也不愿意招惹他，都想方设法地躲着他。

妈妈一向不和我们掺和，她总是一个人单独呆着，从不到甲板上来。生活的苦难折磨着她，让她没有了往日的模样。

有一次，妈妈没好气地对姥姥说：

“你也有点儿心眼儿，就不怕人家笑话？”她面带愠色，两只灰色的大眼睛几乎没有什么光泽。

“我才不怕呢！谁爱笑话就笑话吧！”姥姥完全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我们终于到达了尼日尼。

姥姥欢喜得像个小孩，她紧紧地拉住我的手，快步走到船边，抬手指着前方大声问我：

“多好的地方啊！看见了没有？喏——”

“是尼日尼啦？”

“对！这里可是好地方呀！”

“那是什么？”

“哦，教堂，高不高？都插进云彩里了。”

姥姥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满眼热泪：

“瓦留莎，你快过来呀！快，你看看！还记得不？多少年了，你就真不想念咱这老家？”

妈妈没有说什么，只是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因为河岸处水位浅，所以大轮船只能停泊在河中心。要上岸的人们必须再登上小船。

哦，一只小船开过来了，上边好像还有不少的人。

不一会儿，小船就靠到了大轮船上，他们搭了一个梯子，正好对着轮船的甲板。于是，小船上的人们一一爬上了轮船。

最前边的是一个身穿黑色衣服的老头，他长得很瘦，留着金黄的胡须，碧绿的眼睛倒挺亮，和他那年纪有点儿不大相符。最显眼的是，他有一个又弯又大的鼻子。

“爸爸——”

妈妈呼喊着重扑到这个老头的怀里。

噢，原来他就是姥爷。

姥爷用一种深情的语调问道：

“你这是怎么啦？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傻孩子。”

“不，不怎么……”

说话间，姥姥已和所有的来人拥抱过了。尔后，她就一一地给我介绍：

“哦，这是舅舅米哈洛；这还是舅舅，叫雅可夫；这是娜塔莉娅，舅妈；这两个都是表哥，他们俩都叫萨沙；这个是表姐卡杰琳娜……你看，咱们这一大家子人多不多？”

姥爷很关切地问姥姥：

“老伴儿，身体还吃得消吧？”

他们俩亲热地吻了三下儿，之后，姥爷才记起了我：

“哦，小鬼，你从哪儿来？”

“我从阿斯特拉罕来，坐船，我想逃出船舱，可……”

“嘿，还真了不起。”

姥爷没再听我说，转身朝着母亲唠叨：

“哼，瞅这孩子的颧骨，跟他爸一样高；唉，好吧好吧，咱们下船吧。”

于是我们到了小船上，尔后又划到了岸边，我们大伙就上了岸。岸上是一个大斜坡儿，斜坡上铺满了鹅卵石，石缝间长满了杂草。

姥爷和妈妈远远地走在前边，他们俩好像有好多话要说。舅舅们走在中间，默不作声。我和姥姥、舅妈走在一起。舅妈

是个又矮又胖的女人，走两步路就呼呼直喘，她一个劲儿地发牢骚：

“累死我了，累死我了！”

姥姥则数落她：

“你来干什么？我们真不敢劳您的大驾！”

我觉得陌生而又孤独；这可能就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的背井离乡。

直觉告诉我，姥爷不喜欢我，他对我有些敌意。所以我有点儿怕他，但他毕竟是我的姥爷呀，不过，我可能无法喜欢上他了。

我们上了坡儿，来到了大街上，不一会儿面前就出现了一个院子。院子里是几间平房，房子又破又旧，粉不粉白不白的，有些油漆都剥落了，窗子是古里古怪的样子，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一走进院子就闻到了一种难闻的气味，说不清是什么发出来的。孩子们在院子里乱跑一气，恰似一大群抢食的麻雀。整个院子显得非常拥挤，横一道竖一道地扯满了绳子，绳子上晾晒着各种颜色的布料。院子里面还有不少的大水筒，水筒里也是五颜六色的水，有些布料泡在里边。院子的一角是个地窖似的灶房，里边正有人在那里烧火，伴着咕嘟咕嘟的开锅声，还传出有腔有韵的叫喊：

“紫檀——喔，品红——喔，硫酸盐——”

第二章 回首往事

俗话说得好：往事不可回首。的的确确，有些童年的事情今天回忆起来，连自己都不敢相信。

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呢？凄凉、悲惨、压抑而又残酷。那就是俄罗斯人民普遍经历和体验的生活，甚至直到今天，还有人没有摆脱这种日子……

就在我和妈妈来到姥姥家的前夕，舅舅们正在闹着要分家呢，我们来了之后，他们就更加着急了，这是明摆着的，他们生怕我妈再跟他们分一份；而且，因为当时姥爷不同意我妈的婚事，所以就没有给她一点嫁妆。显而易见，再怎么着，嫁妆还是应该给女儿的。因此，舅舅们对我和妈妈多少有点儿介意。

姥爷是个气性很大的人，他爱记仇，更爱发火，动不动就大吵大骂。

关于分家的事，他们争吵了起来，谁劝也不听，而且是越吵越不可开交。当然，主要的焦点是财产多少的问题，比如该谁去奥卡河对面的纳维诺开染坊，该谁留在城里开染坊等等。

有一次，大家正吃着饭，不知道是谁挑起了话头，于是便吵翻了天。两个舅舅几乎都要跳起来了，他们好像是对姥爷特别不满意，气恼恼地指着姥爷的鼻子哇哇乱叫，那架势真像两条不知好歹的疯狗。

姥爷的肺快要被气炸了，他抄起了饭勺子狠命地敲着餐桌，满脸通红，唾沫星子乱飞：

“畜牲！杂种！你们都给我滚出去！哼，休想从我这拿走一个子儿！早晚有你们要饭的时候！”

姥姥则用一种低沉的语调劝解着：

“得啦得啦，别生气啦！就给他们分吧，都分喽，一个子儿也别留，看他们还吵什么？”

“你少插嘴！哼！分分分！吵吵吵！还不都是你惯的？”

姥爷是个个头不高的人，可他骂起人来却声嘶力竭。

妈妈什么也没说，站起身走到了窗前。

突然之间，两个舅舅动起了手，他们俩狠狠地撕扯在一起，连扭带打，说话间就滚到地上了。房间里立时就乱了，孩子们被吓坏了，哇哇地哭起来。挺着大肚子的舅妈不顾一切地拉架，嘴里发出可怕的尖叫声。妈妈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一边上前劝解，一边护住舅妈，并把她拉出去了。麻子脸的保姆叶芙格妮娅赶紧把孩子们轰出了厨房。

最后，是染坊的学徒茨冈——一个非常壮实的小伙子和满脸胡子的大汉格里高里·伊凡诺维奇一同出马才算拉住了两个舅舅。

其中，米哈伊尔舅舅被他们强行按在了地上，双手被毛巾牢牢地捆住了，否则他也许还不会住手呢。

姥爷几乎是在哀号：

“真是猪狗都不如的牲口啊！怎么说也是亲兄弟呀，你们俩怎么就撕破了脸呢？天呵！”

我早就躲到炕上去了，亲人们大打出手，我还是第一次遇上。我心里好害怕，我弄不清楚他们这是为什么。

姥姥急忙用铜脸盆舀来水，赶紧给雅可夫舅舅擦脸上的血。舅舅气得哭了，很显然，刚才的战斗里他吃了亏。

姥姥一边唉声叹气一边责骂舅舅们：

“一个不如一个！畜牲们，这回该老实了吧？看来，非得